

左丙辰日鬼名天進辛卯日鬼名懋西垂鬼名
髮廷廷廁鬼爲項天竺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
臨產呼之不害人馬鬼名賜蛇鬼名廛井鬼名
瓊衣服鬼名甚遼

西陽襍俎

儵儻亦鬼名見東方朔罵鬼書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卽有人語

神異經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
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此人以鬼爲飲以霧爲

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

上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朝產之暮食
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

述異記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
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
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
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
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胸皆有黃色

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爲黃父鬼來通此
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
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爲石或作
小兒或作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
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
婢戲笑如人 述異記

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卽死也
上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遊光遊光厲鬼也知

其名無温疾

風俗通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
魔王反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朗馥黃天魔王
橫天擔力五帝大魔萬人之宗 度人經

張天師傳八部鬼帥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
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
暴汗寒瘡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
仲行狂魅赤眼

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著紫皮袴褶將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

真誥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
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刀北公七政八靈
太山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鐘素杲三晨嚴駕
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
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
力士威南禦凶天驪激戾威北銜鋒三十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
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
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
攝精丈人着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
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請赤靈丈
人受斬死衆精卻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

鬼之法

並上

獼猴之鬼令人病瘡龜鼈鼉之鬼令人鬼欬

抱朴子

害馬之神曰馬步

通典注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趨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來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

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其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來斫舌

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玉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菰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生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瘦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

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
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
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怕作
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
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出入我身受
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
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時
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
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

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
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卽生
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卽以灌其腹上腹爛
卽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
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
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
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怕爲蟲鳥所食罪
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

樂墮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

出家爲道與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法苑珠林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稿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之吏曰此無主也請以伍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

賈子

杜伯名曰伯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訖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囿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顏之推還

濟事與此畧同不重錄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

而前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小說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吐子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呂氏春秋

燕臣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予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祀於祖澤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

車上

顏之推
還冤記

宋公鮑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
楫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
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
其鮑之罪歟夜姑頰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
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楅之斃於
壇下

論衡

梁北有黎丘部有竒鬼焉喜効人之子侄昆弟
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
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
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
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
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竒鬼也
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
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
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呂氏春

秋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殮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卽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葬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卽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卽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家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遣人發冢起柩視之原塋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

人名女婿爲駙馬

搜神記○談生盧充事同不重錄

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寃愬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上

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

處諸鬼悉走

荆楚歲時記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襍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

濟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
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
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
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
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
壽卽持刀刺脇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
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
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寃死痛感
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
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
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
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
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
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
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搜神記

陳仲舉徵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
舉不知夜三更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

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曰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幽明錄○列異傳華歆魏舒晉

陽秋劉少事同不重錄

將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鄉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懼

倅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毋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毋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恠也明日暮復夢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毋願重啟侯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毋重啟侯雖云夢不足恠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如

見言濟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見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列異傳

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白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糜竺家傍有古塚夜聞哭聲尋見一婦云漢末爲赤眉剖棺見剝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婦云君應遭火厄今遺君青蘆杖一枚奉報後隣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虵之形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個來撲火卽滅

拾遺記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襖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齊諧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晝眠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

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戇皆類此也若不悛慎當旦夕
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
名器若此者皆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
鐘簋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
之下荀勗爾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
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
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謚死於鐘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

所言

搜神記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
孔氏孌婉綢繆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

異苑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
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
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殮畢夢此人來謝上
宋代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

葛巾脩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語林○搜神記阮瞻

事同不重錄

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研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上莖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

異苑

昔有一老姥雨夜訪績斷失其鏤所在姥獨罵曰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鏤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鏤尋獲

上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鬼也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

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搜神記

晉王敬伯仕東宮爲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入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有頃女郎至資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

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篴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將去留綿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旣別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

容字雅華大婢曰春條小婢曰桃枝皆善音相

繼卒

異苑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楊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婢子松蘿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

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餅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蘿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人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答曰糞穢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青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蘿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蘿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上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聞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幽明錄

晉升平末故鄣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

屍須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爲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卽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

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

幽明錄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娶不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

之云君先結誓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雖不致
死人性永廢

異苑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
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正聞行當
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
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
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
快但千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

今不絕

幽明錄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
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
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兄銅烏執弓持矢
并賞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
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卽死銅烏其
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
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廣記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

高瞻堂
三
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
還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
狀廼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
其驗也 異苑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荆
州戶曹皆好圍碁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
月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
朱孱陵書題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
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渚宮舊事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憒不任事數
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
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
憶疇日周旋耶總曰弊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
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
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
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
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
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全涌其集人多有

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
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
喈詩曰在漢繩綱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
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
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
王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
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珍木
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
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

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
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主死暫悲
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儻若念平生覽此
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
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
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
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
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
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

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旣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作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拋女不歸家不作

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旣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叙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

玄惟錄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
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於時秦江
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
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
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
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綃縠馨
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
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任爾輕
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

可以進二女笑曰旣來叙會敢不同觴衣紅絹
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
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語夷光
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
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
足相匹夷光曰阿婦 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
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
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

遷妾落池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一雙亦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窮性錄

王諶瑯琊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

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為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隄于栢家家遂於幕下話斯事于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無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雜俎

煬帝幸江都北海忽見水上有小舟至乃後主

也帝起河之後主曰聞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以奏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隄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二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岬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

華 海山記

煬帝在江都嘗遊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卽麗華也乃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隋遺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五
三
高脚堂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茂苑吳晉卿訂

職官上

總職 諸京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

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

三公六卿即為九卿二十

四官與一以即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師則時月少師論語撰攷云黃帝受地形象天



文以生官生至
是名位少具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
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
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
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
鳩氏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顓帝立九寺九卿

路史

帝堯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

暨百執事上

官數唐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

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通典○荀子云古者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

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

四輔

三公何敞所謂聖王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為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妄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四隣也大傳以為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無之非專職也莊子說苑有舜問乎丞之語師保即輔拂故漢周因之

禹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歲而考績五歲而

定政路史

聖王在上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

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

以為八十一元士淮南子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大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說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晉志

天設三光以照認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鹽鐵論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

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大戴禮

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

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寔以微見著

白虎通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國語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

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
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矣未有
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
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
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懈惰
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
弦寧暱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
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
攝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鄙牙暱侍德義不中

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
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
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
官不具公曰善

晏子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
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
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
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

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邠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

曰水勝火

春秋
敏亦露

土者司營也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

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仁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克寔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疑是胥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旣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並上

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車

魏何昌奏

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脩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間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順時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

百工審時事辯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
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稷兆
鑽龜陳卦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
擊之事也脩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
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拊急禁
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填脩使百吏免盡而
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

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震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
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
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
天王非其人也

荀子

王者官人有九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
足以爲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侍者爲之師智
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

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
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
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與民死之者大臣也脩
身正行不愆於鄉典言語談說不作於朝廷智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歡執
戟居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
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
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
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諛之

行唯言之聽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賈誼新書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
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壹人以擬八坐謂
之八國常侍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
士官典煑煉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
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
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置令長秩八
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
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四帝欲法純

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侯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太帝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諸侯爲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出當時不爲常目如萬騎飛鳩常忠直

意將軍之徒是也

後漢書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羲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軒轅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

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
官稱使自漢武帝稱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
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物原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上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
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
愚也不能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

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韓詩外傳

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
之位家不過十乘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鷄廉患
在位者之虎飽鷓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鹽鐵論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
若在吾不敢先佩綬

後漢書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
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上○又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

以示使人時人謠曰
天下清碧羊續祖

景祐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橋洛水浮橋三柱三折三柱三公象也時徃役大興三公垂頭隱匿

故也魚豢
魏畧

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顛曰太之與少自二傳之名次耳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舊不可依用宜準古義遂定二傳不拜晉書

部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馭出奉

肅宗時趙桃子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人號

為桃子僕射黃馭少師後魏書○
以下宰相

管仲妾婧云罍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臯

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

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

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列士傳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

已晏子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

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
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
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
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
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
里之塗也混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
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里人之上也且不能
殫其言於我况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門哉

說苑

蘧伯玉爲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
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

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晉無衣
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
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王之爵祿以附下也

韓非子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

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
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
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
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

韓子

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莊王知其可相

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

北齊書

靖節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以吏
勢乎

韓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
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
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
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

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上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孔叢子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我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

咎然也

說苑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咸服諸侯

淮南子

李斯相秦荀卿爲之不食

鹽鐵論

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
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
爲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
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
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

西京雜記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
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曰翹
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
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莠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

上

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
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

晉書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
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
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
也尼舍資財軍寇掇畧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

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上

沙門惠琳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會稽孔顛常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南史

元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粗踈蘇威怯懦元昊正似鼻耳可以付社稷者唯

獨高頰上初然之

北史○以下諸部尚書

戴驩爲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笥

遣何輜車

故寔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具辭○韓非子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何見於市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大宰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大宰知之疾也乃棟懼其所也上

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門庭蕭索賓客罕得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南齊書

何戢字慧景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自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並上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

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背為之焦梁書

庾仲文性好潔為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嘗自乘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南史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梁書

元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刼

後魏書

段孝言爲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

北齊書

魏舒爲司徒有周震者屢爲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爲殺公掾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晉書

梁武代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年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梁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訶叱令出刻奏異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以自伐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答私恩

後漢書

桓階為尚書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搏手

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

桓階別傳

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措

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

填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見流布

後漢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

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

回車

魏志

王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

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梁書

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

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

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魏書

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

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梁書

孝文初王嶷爲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並見誅戮而嶷委隨不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寔癡寔昏終得保存史羊侃爲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闔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梁書○以下諸

京職

江淹幼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

果拜侍中

齊書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繫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

犢鼻

宋拾遺

李元忠爲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元忠常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汝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羣錄

後魏羅結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爲居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

梁蕭映爲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映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傳咸爲尚書左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生子痴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

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晉書

崔洪字良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為尚書左丞時人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

北為鷹上

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齧行路

覽噬家人南史

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翼富寧作符雅貧十六

國春
秋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
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
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南史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
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
驚後漢書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沼渚
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
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關何彥德也齊書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

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為名言

南史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

疾便辭

隋書

顧憲之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

此官

梁書

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煩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

輩乃復以為慶耶

齊書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嘗謂之孔獨

誦

南史

卞柳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柳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

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
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
升柳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鞅豈復是擲子之拙
吾好擲正極此耳

南齊書

袁聿脩字叔德在官廉慎爲尚書郎十年未嘗
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於省中
語戲嘗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
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遣送
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

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折然領解報書
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北齊書

孔暹爲齊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
謂王儉曰孔暹真所爲儀曹也

南史

後周裴俠爲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
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如此不
廢憂公聞鼓聲疾遂愈意天祐其勤也

北史

李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

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
隱屏爲紹求福故紹愛之上

何胤字子季爲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
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
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
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南史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
身爲祭酒不恨也

孔廣字湛源美容止善吐論張緒數詣之每歎
云孔廣使我成輕薄祭酒並上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使百官並給兵刀時以祭
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
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北史

甄宇北海人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
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宇先自取其一瘦者
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東觀漢記

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調助教
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答曰散愁自少

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賫絹百疋

北史

陳後主在東京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寔輔弼儲貳切謂非宜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

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性敦敏可以居之時後主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遂以總爲詹事

陳書

徐勉門客有虞暉者求五官詹事勉正色答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之

南史

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祕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三年不共語

宋書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家訓

柳詵煬帝嗣以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親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象詵帝每月中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隋書詵音辭

劉禪之父翼字小心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

折僚友短退無餘詵李百藥曰子翼詿人多不憾

杜臺卿患聾不任吏職請脩史上許之拜著作

郎

並上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旣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

風俗通

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常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晉書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惛同為黃門郎至惛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惛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惛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惛甚重之

北齊書

王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琊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北史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脩家業漢武遂用之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幃

後漢書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

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南史

張緬爲中丞號爲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

上

元仲景性巖峭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

每向臺陌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北史

李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

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遁去其威風如

此

商芸小說

後魏河間邢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

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諱燾故言

焉

談藪

始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欸難得乃爲木

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

北史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

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
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
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自比干以下
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
氏策張氏鈎也

三輔決錄

盛吉爲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持燭吉
持丹筆相向垂淚

會稽典錄

顧榮字彥先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揮其清嚴不敢發口謂
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
不敢以遺之

南史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
天下復無寃人

上

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也

北齊書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太平廣記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

皆馱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

范伯弟卽殺其亭長

風俗通

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數諫正嘗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續漢書

王遠為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齊書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華嶠後漢書

祭彤為太僕光武嘗謂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上

阮修字宣子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

為之晉書

李安世天安初為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纘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魏書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任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脩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

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折笑

北齊書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不知

論衡

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南史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call number or classification code,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大", "文", "大", "三", "庫".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
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後漢書

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百里嵩時為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

雨即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並上

裴潛為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

織荆篲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

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僊

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

畫五僊人騎五色羊為瑞

郡國志

杜預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泂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

辭曹

晉書

劉卞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爰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

吏後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

祖逖爲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兖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慘於

大苟也 並上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

遺之而去 曹嘉之
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

門良久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

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 異苑

蕭憺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

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火何時來哺乳我 爹
徒

我反荆土方言謂
父為爹○南史

劉秀之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

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

各以栗遙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

入焉 宋書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

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

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

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爲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並上

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賈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齊書

王崐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崐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崐曰臣買宅百二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上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裂爲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北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楫之志

上

薛聰爲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爲遺愛

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王襲爲并州刺史州人爲立銘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爲兗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爲此
州竝有政蹟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
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
外多所受納貪恠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
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官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
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爲誕採藥
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
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
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山嶽挺於頂上欲營

廣平府志 卷之十一 高平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陸馭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

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襪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去 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北齊書

尉景爲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不爲不剥公

任城王諧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指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並上

申微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微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上

長孫儉爲荊州刺史吏民請爲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山絕壁

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後因號其泉曰玉漿泉上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蘿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下郡縣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新序○韓非子解狐邢伯都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韓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上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西京雜記

淮陽偽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 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云附一副布
絢敗糊紙補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頌之曰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上並桓帝時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螿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豈甚悅服待之彌厚

風俗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
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嘗服麤糲不食

魚肉

東觀漢記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長者掾史白請召
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
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填河中甘露降白
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
致

並上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爲而

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
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
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
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
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錄異傳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

米

後漢書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
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

二千石遺之也

陳留耆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
志節爲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二
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
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斌
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卽明使

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風俗通

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鼓妻子不歷官舍

後漢書

張盤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

資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風俗通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後漢書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為南陽太守號神父

並上

黃穆字伯開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鳩之瑞弟與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也

襄陽耆舊傳

東門與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諺曰東門

與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魯國先賢志

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下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乘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
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鞶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爲郡
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
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
竅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
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
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鬻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

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賈逵碑

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爲江夏太守

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

廣博志
資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焉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
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
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
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啍啍有人聲往視槎
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
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也

幽明錄

吳郡陸績爲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

石壓之謂之廉石

吳志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

土

宣城記

鄧攸爲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河水而已

王隱

晉書

胡母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爲功曹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爲海南太守晝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與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犍牯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襄陽

記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晉書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蹙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通南史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蚺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蚺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朓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清談所少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大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罷郡惟得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

褚翔爲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葉善政所感也

傳昭爲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爲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臧厥爲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蕭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鮓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爲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均在任郡境無復瘡疾

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
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
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
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爲歛遺言不許將新

安一物還都

昉又爲吳興守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以迎

蔡樽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苧

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並上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櫓生桃牙門虛寂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下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

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

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北史

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
常得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
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董惜錢不買

後魏書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韋孝寬除浙陽守時獨孤信爲新野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常與諸牧守俱謂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並上

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爲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
無人因放還 北史

趙軌爲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
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 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
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
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
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
劊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 賈子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子路心服

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荀子

景公欲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

決獄不避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說苑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寔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淮南子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

淄宰

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

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也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愨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俱韓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新序 卷之十一 上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乃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淮南子

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呂覽

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風俗通

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為高唐令密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

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上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上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高士傳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道取慮城良馬踟蹰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水經註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
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

瑯琊董种爲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
民爲作歌流傳樂府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
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

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
而不起

小說

公沙穆爲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

後漢書

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爲作
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祐爲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
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
知人處

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壤
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灌決渠
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云枹鼓不鳴董少年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
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

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並上

王譚字世容爲武成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

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

吳錄

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
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
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
曰閻尹賦政旣明且咏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
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華陽國志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爲字

三國志

吳褚瑤字孔珽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

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真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筥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吳書

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

應璩與曹昭伯牋

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犢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

魏略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教民能號稱神父汝陰人配社祠之

上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異苑

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

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與太守尹虞聞之大怒

手劔功曹

鄧粲晉紀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

明

晉書

袁甫字公胄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上

高爽經途謂晉陵令劉蓓之蓓之了不相接俄
爽代爲晉陵令蓓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
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蓓之自餉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

南史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
曹啓輸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
表矣

梁書

顧憲之字七思元徽中爲建康令清儉彊力爲
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

康謂其清且美焉

南史

傅琰字秀珪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
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賓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
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
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
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廣博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傅翽爲官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
山陰建康令政嘗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
翽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
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嘗
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此第一策也

張融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
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
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
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
人上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曰至上知
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
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並上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爲長詔遣斷從貴
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十四

高野堂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趨馮夢桂訂

人倫一

總論人
誠子

君臣

孝子

賢子

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
鬻就而後能行三季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
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齠齒

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

十月而生 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

起於此 通曆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
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
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
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鄭樵氏
族畧

譜謀之不修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
冠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
先遼姓也踈之後乃為東民之後乃為氏元魏
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眾則譜不
可以不知也 塵史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
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
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
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

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顏氏家訓

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妣氏曰有夏伯夷爲善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

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
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潛夫論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
姊妹爲王姑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姊妹爲從
母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姊妹之子曰
出出之子爲離孫侄之子爲歸孫婦稱夫之父
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爲
兄公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壻之父

爲姻婦之父爲婚同門壻爲亞

爾雅

爸

步可切

父也

妣

子我切

母也

媯

孟姊也

媯

音謂妹也

父渠也母牧也兄况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

男任也女和也

廣雅

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
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祖祚也祚物先
也又謂之王父王睢也家中所歸睢也王母亦
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臯
也最在上臯韜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

人謂兄爲荒也弟弟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踈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爲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

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
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已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
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曰外甥其姊妹
女也來歸已內爲妻故其男爲外甥之甥甥者
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已內
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
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侄之子曰歸孫婦人謂
嫁曰歸侄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妻之姊妹曰
娣娣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
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
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
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舅
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
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
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嫂也嫂老者稱
也嫂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
者稱也叔亦倣也見嫂倣然却退也夫之兄曰
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

敬奉之也又曰兄忪是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
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少婦謂
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
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
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禾苗先生者曰
植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
始也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
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
亦相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壻言相親

友也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
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
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內
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
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
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
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
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

嫡也

釋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

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王曰善哉

董子

父歿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
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
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
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
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
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
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

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
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
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
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
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
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
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
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
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

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踈遠何法法
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
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
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
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
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
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
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
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

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
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一閏天
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
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
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
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
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
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
恩故但揉之也

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

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

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
 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
 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
 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親恩愛究竟也謂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
 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
 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

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
 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
 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
 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並上○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鈎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
 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班固幽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
 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
 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

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
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晝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
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
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
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
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
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嫁之乃令
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

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說苑此與

上文小異
並存之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
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暴衽非文也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

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

以辱社稷 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幘裹首而歿葬以楊門之扇

管子

廣博特志 卷之二十八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
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
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
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
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
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
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
衛於楚丘

新序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
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
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
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
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
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

廣博志 卷之十一 三 齊 高 軍 堂
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間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 俱歸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
公召郄虎賞之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
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浣我行昭明我
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
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免我於患難

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
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
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
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並上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犯我
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
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
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

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苑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新序○恭王呂氏作文王莞蘇作覓諧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繩縲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

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贈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履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明堂
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
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
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
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
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
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
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
霸天下 上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
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
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
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
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
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
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
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
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徒
臥不能賴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賈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
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
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阨而隅爲之崩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躄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躄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躄曰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七上車失軾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

上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

履物志 卷之十一 十一 言 言明堂
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
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
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
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
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
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
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
十有七日不歿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
手與驂乘而歸 韓詩外傳

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
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
所見也纊紘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
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歿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
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
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搃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豈墜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並上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繩緣桓公知衣而
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
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
之羨以熱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
君之力也 新序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
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

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
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爲人臣侮其主

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
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
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
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
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
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
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
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
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爲上客

並上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
使問之對曰願爲諤諤之臣筆墨搽牘從君之
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
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
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
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

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上

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當師曰子欲

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
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
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
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黯曰畏子之目願覆之
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論語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
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
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
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
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
及公門刎頸而死

說苑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
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
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
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荀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
中 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
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
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
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
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
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
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新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
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
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
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
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憾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子墨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

將往依之反而死

說苑

豫讓爲知伯報讐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瑣語史
索隱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韓非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
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
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
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
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
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
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
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
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
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咥也

墨者有鉅子腹蘗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季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蘗對曰墨者之法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

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蘗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

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旣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攝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

華陽國志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始讒之復

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尺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

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

上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

夏曰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菖菽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呂氏春秋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爲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何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

上○以下孝子

伯奇旣沉於江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爲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湏兄弟三人兄從軍二季不歸離湏當往輸屬其弟於所知弟欲同往離湏固止之去數日弟夜亡莫知其處離湏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其操曰子安之

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說苑

孝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尸子

崔子渡河搥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俗說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

參方到卽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論衡

曾子見益母而感

本草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

淮南子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

則脫然愈

公羊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

死者半

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

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

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

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

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

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

投水而死

蕭廣濟
季子傳

張掖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啣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卽鹹俗謂之鹹鄉

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

師覺授
孝子傳

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兔在其左右

王歆
孝子傳

孫期字仲或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

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

後漢書

吳郡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
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上○搜神記周暢事與此大同

不重錄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
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
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
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曹操
各減死一等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
身扞火火爲之滅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
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
遊狎其居麋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子芝
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
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
爲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絕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

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

焉

海內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

素狸擾其傍皓鳥鵲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季鹽醋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

樂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晝

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孝子傳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爲孝行感通故神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曲阜縣高平鄉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

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仙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諶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

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遺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

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卽同塚中仙人合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殷恠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

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十六國春秋

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汎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涵源池有芙蓉如車輪

幽明錄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

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水凍僚仰天歎泣脫衣上水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搜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溫席

上

郭世道孝行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表愉表

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傷表閭門蠲其稅調改

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

宋書○又晉張敷以毀死孝武改所居為孝張

里附記于此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瀕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竈前忽生泉水壅竟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
鷄首燕頰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
行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
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
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
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寄
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
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
淚

庾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竒之謂曰
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
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
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
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
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

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
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談數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
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冰
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
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
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
爲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
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

並上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

流涕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
歲阮叔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
者衆僧以銅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

冥祐願花竟齊如故七日齊畢色更鮮紅看視
豐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

劉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
措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
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

南史

梁彥先七歲父篤疾求紫石瑛不得彥先憂悴
忽園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
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首着柩
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

齊江綈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綈
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綈第三叔祿與草堂
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泉
見真能度彼岸菫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
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
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益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因濬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耳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旂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南史

表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卽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

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庾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母死所坐薦淚霑爲之爛墓忽生松栢許株有異常松

梁庾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爲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難啟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灑瀨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

並上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慶博物志 卷之八
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

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

南史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恃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畫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錫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非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偶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誠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

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焉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見爐煙香氣一旬方歇

以下賢子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緼靖燾汪爽肅專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令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

陽里

後漢書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語林

陳紀父實實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湘東王

釋季子傳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
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三輔決錄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

後漢書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
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
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

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
力矣

論衡

李宓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

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

頴珪璋琬琰世號二鳳

上

戴碩子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
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

錢

宋書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獨正坐採蠟爲鳳曇首曰此子終爲長者

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並上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覽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友玉昆

十六國春秋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此唐事因休文附此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

齊書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繼脫鞞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上